

# 非西方、亞洲或中美冷戰結構？ 重置酷兒臺灣的戰（暫）時主體

劉 文\*

## 摘 要

國族議題一直是臺灣酷兒知識生產的焦慮，而這樣的焦慮並非只來自臺灣地緣政治歷史發展與現況糾葛的投射，也源自於歐美中心酷兒理論框架中，無法處理「酷兒臺灣」的多樣地域性所拼湊而成的「歪斜」存在。本文首先爬梳歐美酷兒理論變遷中的地域知識論，探討為何從「西方」對立「非西方」的分類，到千禧年初的「跨國轉向」，乃至近期酷兒理論結合「區域研究」的冷戰分析，都尚未能解開酷兒臺灣地域定位的概念與政治層面問題。其次，我舉出「同性戀國族主義」在臺灣性別地緣政治的挪用，作為一個酷兒研究壓縮時間輸出、複製歐美中心邏輯的「旅行理論」例子。我最終指出，酷兒臺灣採取「時間轉向」以正面回應國家主權議題的可能研究走向。

關鍵詞：酷兒理論、國族認同、地緣政治、時間轉向、同性戀國族主義

---

2021.01.28收稿，2021.05.31修訂稿收件，2021.07.23通過刊登。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 Non-Western Sexuality, Queer Asia, or Cold War Geopolitics? Repositioning Queer Taiwan in the Temporal Turn

Liu, Wen\*

##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sm is one of the main preoccupations in theorizing “Queer Taiwan.” This concern arises from not only Taiwan’s complicated geopolitical histories and contested status, but also from the inability of Euro-American-centric frameworks in queer theory to adequately reckon with Queer Taiwan’s multiple and oblique geographies. This article first examines the shifting geo-spatial epistemologies of Euro-American queer theory from its foundational “West vs. Non-West” binarism, to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the early 2000s, and lastly to more recent engagements between queer theory and area studies, whose Cold War frameworks have failed to resolve the conceptual and political tensions surrounding Queer Taiwan’s geo-spatial positioning. Secondly, I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homonationalism” to Taiwan as a case of traveling theory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how the decontextualized compression and export of this concept problematically replicates issues of queer theory’s Euro-American-centrism. Lastly, I propose a “temporal turn” as one possible line of inquiry that takes seriously and is more responsive to the questions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surrounding Queer Taiwan.

Keywords: Queer Theory, Nationalism, Geopolitics, Temporality, Homonationalism

---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一、後殖民之後的歪斜國族

國族議題一直是臺灣酷兒知識生產的焦慮。自1995年出版的《島嶼邊緣》（以下略稱《島邊》）〈色情國族〉特刊，即將酷兒作為解構與重構臺灣國族議題的使命，並以陳光興與趙剛所書寫的后殖民反國族論述作為破題。搖擺於「中國人」與「臺灣人」的認同，《島邊》的〈編輯報告〉強調酷兒介入國族論述，即是要將存在於「島嶼邊緣」的主體拉出作為國家的主人：「在我們的國家中，邪人是無所不在的；我們的國家應當是個邪人國一女人國、酷兒國、工人國、原住民國、殘障國。沒有我們邪人，就沒有什麼生命共同體，這個國家是我們邪人的。」<sup>1</sup> 強調國族內部的社會與階層不平等，呼應了九〇年代末酷兒論述作為抵抗美國異性戀霸權國族主義的反思，<sup>2</sup> 至今依舊是酷兒理論蔓延至與少數主體論述連結，比如強調性別與種族主義交織分析的有色酷兒批判（Queer of Color Critique）<sup>3</sup> 與反抗性別健全身體主義的酷兒障礙理論（Crip Theory），<sup>4</sup> 以弱勢性主體經驗為出發點的重要理論貢獻。酷兒的歪斜（邪），也成為對抗多種霸權的串連手段，得以聚集成〈色情國族〉中所論述的，在邊緣抵抗之「國」。有鑑於此，面對臺灣境內知識生產，採取反國族分析的後殖民架構，長期成為酷兒知識生產的首要策略。但與境外知識交涉時，酷兒臺灣則必須面對該被放置在何種地域框架來分析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該如何顯現為何酷兒臺灣是重要的（Why Queer Taiwan Matters）？

這項長期體現在臺灣酷兒知識生產的問題，並非單一來自於臺灣地緣政治歷史發展以及現況糾葛的投射，也來自以歐美視角中心既有的酷兒框架

<sup>1</sup> 陳佩甄於〈我們從未離開島嶼及邊緣：回望《島嶼邊緣》〉一文中寫到，《島邊》是政治意識型態異質性高的雜誌，但在知識面的系譜以引進西方理論、銜接臺灣社會的知識斷層作為一條清晰的路徑。性別與國族議題的後殖民理論翻譯更是雜誌刊中的重點議題。

<sup>2</sup> Lauren Berlant, and Michael Warner, "Guest column: What does queer theory teach us about X?," *PMLA* 110 no. 3 (1995), pp. 343-349. David L. Eng, Judith Halberstam, and José Esteban Muñoz, "Introduction: What's queer about queer studies now?," *Social Text* 84 (2005), pp. 1-17.

<sup>3</sup> Roderick A Ferguson, *Aberrations in black: Toward a Queer of Color Critiqu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sup>4</sup> Robert McRuer, *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 (New York City: NYU Press, 2006).

中，無法以單一地域處理「酷兒臺灣」的「歪斜」存在。回溯九〇年代酷兒理論在臺灣的蓬勃發展，陳佩甄提到，「酷兒」這個概念為翻譯造就的產物，即使經歷快速的本土化實驗，仍受到歐美論述相當大的影響，並且持續存有內在的矛盾與語境的競爭。<sup>5</sup> 因此，有別於上述《島邊》期刊中，陳光興與趙剛相繼以後殖民脈絡解析國族論述，將國族問題歸因為執政者建構出的「臺灣人」與「中國人」民族矛盾，<sup>6</sup> 我認為將酷兒臺灣的國族焦慮放置回歐美酷兒理論生產中延伸出的問題，也有其迫切性。現今，已有相當可觀的臺灣文獻回顧了九〇年代後酷兒理論與臺灣社會運動、文化生產以及本土知識對話，<sup>7</sup> 本文意不在重複同樣關於臺灣同志／酷兒知識發展的歷史爬梳，而試圖以更為宏觀的框架，由九〇歐美酷兒理論與地緣議題交織的發展脈絡，探討三十多年來酷兒臺灣在面對境外呈現，特別是在英語語系性別知識生產之中，所遇到的地域框架問題。

離開「翻譯」歐美論述中單一帝國與殖民國的對立框架，作為後殖民理論之後的「酷兒臺灣」，究竟是該被放置在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非西方」、區域研究中的「亞洲」，還是冷戰中的「美—中—臺」結構？這三種不同的區域劃分，又造成酷兒臺灣在理論或經驗研究上的什麼不同困境？隨著酷兒研究者本身對於學科的反思，還有世界局勢的變化，酷兒的知識生產也不斷地轉變自身的地緣政治架構，特別是性別與國族這兩者間不斷存在的矛盾關係，使得酷兒臺灣的位置政治仍處於非常鬆動的處境。這樣的曖昧歪斜的國族存在，不僅僅只顯現在人文領域的酷兒分析，社會科學的知識生產，也隨著地緣的問題而有不同的變化。受到跨國文化心理學中的文化本質論影響，<sup>8</sup> 九〇年代初期將臺灣酷兒的研究範疇納入華人文化代表的

<sup>5</sup> 陳佩甄，〈Queer That Matters in Taiwan——以翻譯造就的臺灣酷兒〉，《文化研究月報》45期（2005），<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115649>（2021.10.18 徵引）。

<sup>6</sup> 陳光興，〈國族主義與「去殖民」：評「陳昭瑛／臺灣的本土化運動論戰」〉，《島嶼邊緣文化季刊》14期（1995），頁26-28；趙剛，〈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新興民族」——從許信良的新書看臺灣民族主義論述的轉變〉，《島嶼邊緣文化季刊》14期（1995），頁29-41。

<sup>7</sup> Liang-ya Liu, "Queer Theory and Politics in Taiwan: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Re) Production of Queerness in and Beyond Taiwan Lesbian/Gay/Queer Activism," *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4 (2005), pp. 123-154.

<sup>8</sup> Per F. Gjerde, "Culture, Power, and Experience: Toward a Person-Centered Cultural Psychology," *Human Development* 47 (2004), pp. 138-157.

「華人同志研究」，將同志的經驗抽離做偏向文化本質論的分析，<sup>9</sup> 比如將儒家主義作為華人同志主體詮釋的單一因素，抑或是將「中國」作為全球華人同志的統一性歷史溯源地，近期也受到華語語系研究的批判，<sup>10</sup> 強調被廣泛定義與跨脈絡疑用的「華人」論述，其實抹滅了亞際國家之間的權力不平等。泛華人同志的架構也容易扁平華語語系酷兒主體的多樣性，特別是在傳統上被歸納在「大中華區域」（臺灣、香港）以及其邊緣（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酷兒政治、文化與經驗。離開華人或華語研究的框架，酷兒臺灣又該被擺在世界的何處？在這篇論文中，我將討論酷兒研究本身所有的地域分析的問題，以及2000年初「跨國轉向」（transnational turn）至今留下未解的疑義。地域歸類的困境，一方面使得酷兒臺灣在主流酷兒框架中被邊緣化，但也讓她更加地「酷兒」，挑戰既有的學術疆界。在這篇文章之中，我將探討歐美酷兒理論知識生產與地緣政治的問題，藉由被廣為討論並運用在臺灣酷兒現況的「同性戀國族主義」為例，並以這個框架衍伸而出酷兒理論作為「旅行理論」（traveling theory）<sup>11</sup> 的時間壓縮，探討酷兒臺灣國族議題面臨的矛盾處境，最後再提出酷兒臺灣可採取的「時間轉向」研究走向。

## 二、代表「非西方」的「中國性」

自九〇年代後，歐美酷兒研究與較為著重歷史與本質經驗的「Gay and Lesbian Studies」分割，邁向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分析，美國帝國即成為整個領域批判與關注的中心。<sup>12</sup> 深受傅柯式的後結構主義視角影響，<sup>13</sup> 早期的酷

<sup>9</sup> Wah-shan Chou,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sup>10</sup> 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MLA* 126, no. 3 (2011), pp. 709-718. 華語語系研究在酷兒理論上的應用，參見Howard Chiang and Alvin K. Wong, eds. *Keywords in queer Sinophone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sup>11</sup> 旅行理論源自於薩伊德（Edward W. Said）1983年的著作與2001的概念修正，近期也被女性主義者運動批判性別論述跨國界漫遊所造成的新自由主義學術市場化與知識霸權問題，比如「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去脈絡應用，參見Sara Salem, "Intersection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tersectionality as traveling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5.4 (2018), pp. 403-418.

<sup>12</sup> Halberstam, Eng, and Muñoz, "Introduction: What's queer about Queer Studies Now?," p. 2.

<sup>13</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8/1990).

兒研究環繞在分析「性學」(sexuality)如何在歐美殖民性架構中生成為知識生產的新單位，並且成為現代政權監管人民主體性的生命政治，以及「同性戀」的病理化與歐美精神醫學學科的連帶發展。<sup>14</sup> 賽菊寇的《暗櫃認識論》即提出「出櫃」如何塑立西方「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的知識邏輯，將酷兒多元的身份認同建構為簡單的「同性戀／異性戀」或「疾病／健康」等對立分類，<sup>15</sup> 也成為酷兒理論將反思自身「西方性」作為研究主體的開端。這一系列的研究，我概略將它們的地域視角歸納為「西方」與「非西方」：一方面反對同性戀橫跨歷史與文化的本質論，強調同性戀之性少數身分與西方現代性的緊密連結，而另一方面，卻也建立了一個必須存在、對立於西方性學架構之外的「非西方」。

這個非西方類別的代表，經常地被整個籠統的「中國」概念所取代。傅柯在《性史》一書中，即將「中國」情慾(*ars erotica*)歸納為不具備科學基礎與邏輯，與十九世紀西方發展出的「性學」(*scientia sexualis*)為本質上不同的性歷史。<sup>16</sup> 他強調「西方性學」為基督教告解儀式中延伸出的病理化過程，而「東方情慾」不重視使用口語表達自身性認同的過程，也因著同性情慾未被建構類別和命名，所以沒有被特殊允許或禁止。即使傅柯隱射西方性學有可能受到東方情慾的影響，而發展出一種藉由論述真實的愉悅(truth-telling pleasure)而產生的性告解形式，但他從未完全拒絕對於「東方」和「西方」的本質化分析，也因此延伸出「中國性」(Chinese sexuality)這個東方主義的概念，比如「中國社會」重視維持和睦關係、尋覓無限的愉悅，更加接近「自然」等，即使這些敘述不在是明顯帶著種族主義的他者化，仍是建構了一種文化上有別於「西方」的理想中「東方」。<sup>17</sup> 這類針對中國性獨特性分析在現代無所不在，香港學者周華

<sup>14</sup> Ann Laura Stoler,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iobhan B. Sommerville, *Race and the Inven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Queering the Colorli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p>15</sup> Eve K.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sup>16</sup>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p. 57-58.

<sup>17</sup> Leon Antonio Rocha, "Scientia Sexualis Versus Ars Erotica: Foucault, van Gulik, Needham,"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42, no.3 (2011), pp. 328-343.

山即建構了「同志」與西方當代「gay and lesbian」身份認同分類的本質差異，強調華人文化對於同志的內在包容性，有別於西方的病理化，即代表了早期「西方vs.中國」性學的互相借鏡。<sup>18</sup> 這樣的中國特例主義（Chinese exceptionalism），即使提供了非西方同志一個可能的在地化文化脈絡，卻是建立在面對西方所不斷建構出的自我種族化與民族受害者形象上，強調「恐同」與「同性戀」都是西方進口的產物，必須從知識上去除。周的論點，成為2000年初期跨國性知識生產處理華人性別議題的主要視角，並且被用來解釋中國歷史中，同性情慾與中國文化的緊密關聯。但是中國特例主義，在知識論層面也成為一種雙重束縛：一方面，它強調非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原生」或「前同性戀」的性別分類，正巧加強了後殖民主義批判中的東西發展「時差」，將東方視為永久地落後於現代的西方。而另一方面，這項論述也駁斥了酷兒理論更廣泛對於「性」被視為一種本質類別的批判，因為它正巧建立在中國文化的本質論上。<sup>19</sup> 換句話說，中國特例主義，成為歐美中心主義的一體兩面論述，也造成「東方」和「中國」這些概念的固型化，進而取代整個與「華人文化」相關的性別表述，成為臺灣酷兒若要「去華」（de-Sinicize）必須重新交涉的一個問題。

2003年Fran Martin第一本關於臺灣酷兒呈現的英語語系專書*Situating Sexualities: Queer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ese Fiction, Film and Public Culture*，即提出無論是「西方」精神分析的病理化脈絡與全球化下的同志身份認同（gay identity），或者是「中國」為主的再生殖家庭模式，都不能妥善分析臺灣同性戀的當代異質性。透過解嚴後臺灣同志文化生產的分析，Martin視酷兒臺灣為一種後現代的、不斷游移的多變認同，也正因為她的不定性，使她具有抵抗霸權的空間。<sup>20</sup> 比如*Situating Sexualities*中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即是對於同志身份認同與「面子」的關聯。有別於華人傳統家庭文化框架中對於面子與羞恥的敘述，或者西方「出櫃」對於公共與私人空間的二元分類，她提出「面具」（mask）是更貼近臺灣同志文化的知識論，主體

<sup>18</sup> Wah-shan Chou, "Homosexu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ongzhi in Chinese Societ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0 (2001), p. 28.

<sup>19</sup> Petrus Liu, "Why does queer theory need China?," *positions* 18, no.2 (2010), pp. 297-298.

<sup>20</sup> Fran Martin, *Situating Sexualities: Queer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ese Fiction, Film and Public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的性別展演帶有表演的能動性與互動中的社會性，而非像是「面子」或「出櫃」敘事中，對於同志主體內化羞恥或者對外社會表現的切割。<sup>21</sup> 近期蓬勃發展的臺灣同志文學領域，同樣地積極尋找翻譯西方理論或移植東方主義視角之外的理論架構。2017年紀大偉的《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就是一個重要的論述指標。他重新解構早期被安置於「大中華」架構的離散華語同志文學，藉由分析「臺灣同志文學」如何作為一種同時與多種霸權（中、美、日）抗衡的文體，使得同志主體離開依附已久的「華語」與「華人」曖昧國族框架，挪出空間承裝弱勢主體情慾被納入同志文學史的可能性。<sup>22</sup>

即便酷兒臺灣文化多樣性的理論化在人文學科大有斬獲，但在社會科學實證研究層面，「東方」與「西方」對於性的文化二元分化至今仍未得到同樣的紓解。深受文化心理學本質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成為詮釋東西方差異的重點準則。跨領域知名的Geert Hofstede的「文化維度理論」，將全世界的國家文化分作六大維度，其中一項為「儒家動力」（Confucian Dynamism）——後期修改為「長期導向」（Long Term Orientation）——將曾經的「亞洲五小龍」（日本、新加坡、臺灣、香港與南韓）納入同一文化系統的儒家國家。<sup>23</sup> 由於在冷戰期間，西方社會科學家無法直接進入中國取得資料，經常把臺灣與香港的研究當作「華人心理」的同質代表，認為「華人」具有自身特殊的性格、認知、行為與社會關係，<sup>24</sup> 比如維護「面子」的行為與遵循「孝道」的道德準則。<sup>25</sup> 儒家文化分類以及「中國性」的概念，持續影響著當代對於性少數的研究，並且以「華人」乃至於「亞裔美國人」等跨國家、族群與地域的框架，概括談論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性態度與性身

<sup>21</sup> Fran Martin, *Situating Sexualities: Queer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ese fiction, film and public culture*, p. 203.

<sup>22</sup> 紀大偉，《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臺北：聯經，2017）。

<sup>23</sup> Geert Hofstede,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1991/1997).

<sup>24</sup> Michael Harris Bond, e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hinese peop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這個文化本質論與儒家理論應用的概念也可見於臺灣心理學家黃光國主導的「華人本土心理學」（Indigenous Chinese Psychology）領域，強調華人心理學有別於西方框架的特殊性，參見Kwan Kuo Hwang,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Two Types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in Confucianism,”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1999), pp. 163-183.

<sup>25</sup> Kwang-Kuo Hwang,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2).

分。有別於早期傅柯認為中國情慾比西方性學更具有愉悅可能的觀點，在這個脈絡中的研究，「華裔酷兒」（Chinese queers）大多被描繪成因為受到儒家文化的家庭觀念與孝道影響，充滿內化壓迫與羞恥的呈現，<sup>26</sup> 並且在性身份上，對「出櫃」持矛盾態度，<sup>27</sup> 甚至容易進行高風險的性行為。<sup>28</sup>

這類型的研究確實提供了一項在西方性架構之外，理解非西方性主體的文化取徑，但除了容易本質化中國特例主義與儒家文化之外，經常將文化作為首要變項，因而忽略了其他結構方面的問題，比如階級與族群對於性少數認同與出櫃的影響。如同史書美在華語語系理論中的批判，<sup>29</sup> 這樣的文化概括論，也抹滅了華語語系社會中的殖民史、社會運動脈絡、經濟條件和政府型態的異質性。2019年，臺灣通過同性婚姻立法程序之後，即立刻陷入一個弔詭的分析邏輯問題：臺灣究竟是儒家社會的一員，還是儒家社會的一個特例？《紐約時報》將臺灣稱為同性婚姻史上的「亞洲第一」（Asia's First）<sup>30</sup> 即採取了「臺灣特例論」的立場，認為有別於其他受到「威權政府」或者「保守文化」的亞洲國家，臺灣展現了亞洲的特例。一方面來說，這樣的觀點延續以歐美中心為視角的性自由主義，將參照歐美的性權利作為國家進步指標，帶有殖民論述的問題。另一方面，同婚的立法也質疑了文化同質框架中「儒家社會」和「亞洲社會」的參照與分析價值。

為了釐清「儒家文化」與「亞洲價值」這兩個經常被混用的概念與它們如何影響人們對同性戀態度，Amy Adamczyk和Yen-hsin Cheng在2015年的研究中發現，即使在跨國並且跨區域的比對中，儒家文化確實會影響對同

<sup>26</sup> Diana K. Kwok, and Joseph Wu,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s sexual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27, no. 5 (2015), pp. 444-454.

<sup>27</sup> Frank T. Y. Wang, Heng Dar Bih, and David J. Brennan, "Have They Really Come Out: Gay Men and Their Parents in Taiwan,"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1, no. 3 (2009), pp. 285-296.

<sup>28</sup> Fung Kuen Koo, et al., "Socio-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HIV among gay Men in Rural China,"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6, no.3 (2014), pp. 302-315.

<sup>29</sup> 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 710.

<sup>30</sup> 文中特別提到汶萊同在2019年成立的反同性性行為法案，參見Austin Ramszy, "Taiwan Legislature Approves Asia's First Same-Sex Marriage Law," *The New York Times*, (1952.05.17)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17/world/asia/taiwan-gay-marriage.html> (2021.05.30徵引)。

性戀態度，但被放置在儒家文化框架中的國家（日本、南韓、中國、臺灣與越南），卻不比非儒家文化的亞洲國家（泰國與印尼）來得反對同性戀。另外，經常被歸納為屬於儒家文化的價值——遵循社會規範（conformity）、傳統性別觀念（traditional gender roles）、孝道（filial piety）——不僅與反同性戀的態度並沒有統計上的關聯，也不純粹指顯示在儒家國家。反而，個人對於離婚與從事性工作的看法，更能預測反同性戀的態度。<sup>31</sup> 有鑒於此，無論是「儒家文化」或者是「亞洲價值」這類文化本質論的架構，都不該成為酷兒臺灣理所當然的參照。

比起純粹依賴量化方法的跨國文化比對，社會科學的田野研究範疇，較重視日常行為中所建立的親屬與親密關係之酷兒身份認同，也因此更能跨越這些刻板文化典範去重新放置酷兒臺灣主體性。從2005年趙彥寧從全球資本與國家社會福利主義脈絡下，探討中老年女同志生活的經典〈老T搬家〉，<sup>32</sup> 至2019年出版Amy Brainer以家庭關係視角討論多樣酷兒親屬的的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sup>33</sup> 都顯現了社會科學傳統中從酷兒臺灣日常生活出發的田野研究，足以提供有別於文化本質敘事框架的另一種視角，消除「亞洲」或「儒家社會」為性別絕對保守的刻板印象，也展現研究酷兒臺灣多樣地知識論和方法論，尤其是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對話的必要。Howard Chiang與Yin Wang在2016年編輯的專書 *Perverse Taiwan* 中，便有將酷兒臺灣置入跨領域理論的野心。<sup>34</sup> 標題中的「perverse」在此譯作「怪胎」，我認為並不是僅只關於對於酷兒的性／別如何偏離常規的性框架，更是顯示書中收錄的多樣酷兒臺灣知識論、橫跨地域與時間軸的參照，以及融合複雜國族認同政治的「雜種」產物。與其將酷兒臺灣論述為單一地緣政治或跨國文化比較的後果，「怪胎」的方法論抵制「非西方」霸權脈絡的同質分析邏輯，將酷兒臺灣作為一種「游擊」的戰略，首要策略目標在於

<sup>31</sup> Amy Adameczyk, and Yen-hsin Alice Cheng, "Explaining attitudes about homosexuality in Confucian and non-Confucian nations: Is there a 'cultural' influen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1 (2015), pp. 276-289.

<sup>32</sup> 趙彥寧，〈老T搬家：全球化狀態下的酷兒文化公民身分初探〉，《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7期（2005），頁41-85。

<sup>33</sup> Amy Brainer,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9).

<sup>34</sup> Howard Chiang, and Yin Wang, eds. *Perverse Taiwa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擴張研究者可參照的分析版圖，而非走向單一、統整的理論化。這樣的策略，並不強調酷兒臺灣作為西方的反面，抑或是東方的新典範，反之將酷兒臺灣的邊陲位置（peripheral position）作為重新理解她主體性的出發點，

### 三、跨國轉向與區域研究

2000年初，歐美為主的人文社科領域開始進行「跨國轉向」，正是為了解決西方與非西方這個粗略的對應，以及其延伸出的歐美中心主義問題，也蔓延至酷兒理論的研究路線轉向。這次的典範轉移，一方面來自於酷兒研究必須和當時崛起的全球資本主義對話，另一方面也來自於酷兒學者內部對於西方與非西方二元的反思。「酷兒跨國主義」（queer transnationalism）成為可以追溯酷兒性如何透過美帝勢力流竄於全球南北方的分析架構。1998年在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所舉辦的「酷兒全球化」論壇，與其之後在2002年出版同樣命名的合輯*Queer Globalizations: Citizenship and the Afterlife of Colonialism*，<sup>35</sup> 即為這一次酷兒研究轉向的重要代表。酷兒跨國主義尤其關注全球化下「酷兒」、「性別」與「LGBT人權」成為全球新典範帶來的機會與問題，特別是2000年後以人權名義在全球南方國家設立的多間國際LGBT組織，成為酷兒學者反思「gay and lesbian」身分擴張至全球典範中的新議題。由此發起的批判性酷兒視角，強調全球化之下所抹滅的種族、階級和地域差異，以及以人權為主的自由主義論述中，對於全球南方有色人種酷兒所帶來的結構性不平等對待和文化暴力。

即使酷兒跨國主義的架構提出了對於帝國的批判，讓「全球」與「地方」不再被視為完全分裂的概念區塊，Maya Mikdashi與Jasbir Puar卻指出，全球南方的「地方」多數被商品化，作為一再證實歐美酷兒理論架構全球性的「原始材料」（raw data），<sup>36</sup> 使得酷兒理論成為不會被標記在任何地域性、無限漫遊各地的「旅行理論」，<sup>37</sup> 無意間讓美國酷兒的經驗和歷史成

<sup>35</sup> Arnaldo Cruz-Malavé, Martin F. Manalansan, and Martin Manalansan, eds. *Queer Globalizations: Citizenship and the Afterlife of Colonial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2).

<sup>36</sup> Maya Mikdashi, and Jasbir K. Puar, "Queer theory and permanent war,"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22, no. 2 (2016), pp. 215-222.

<sup>37</sup> Edward W. Said, "Traveling theory," pp. 226-247.

為世界酷兒都需要對比的主體。換言之，「酷兒理論」被塑形為不被地域性所限制，成為全球通行的理論，而本土的「南方經驗」卻遭受另一層面的本質化。他們將這個現象稱之為酷兒理論「在地商品化」，非西方的性別素材多半被放置在有疆域、族群限制，偏向社會科學經驗導向的「性學研究」(sexuality studies)，而酷兒理論被設定成「高層次」、可跨越區域與論述多樣主體的全球理論。Currier與Migraine-George指出，這樣的酷兒跨國視角放置在非洲研究的脈絡中，經常會造成兩個領域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也就是學者使用歐美特定的性別觀點來分析當地的反LGBTQ暴力，比如對於男人對於被懷疑為女同性戀者的強暴「矯正強暴」(corrective rape)，增強了非西方酷兒身體為脆弱、無反抗力的東方主義視角，也忽視了南非在當地後種族隔離後的種族衝突、階級不平等與失業率，所造成性別上的結構性暴力。<sup>38</sup> 有鑑於此，地域轉移後的研究焦點，並轉換以歐美為主的認識論，而只讓「地方」成為點綴並擴充酷兒研究的多邊性、跨地域性可能的「個案」。

酷兒理論彷彿仍無邊界旅行的現況，並不只是單一理論面造成的，也是整個學科知識生產的商品化後果。女性主義與酷兒學者指出美國學術機構新自由主義化後的跨國擴張，比如實際上在各個國家廣設的「性別研究」學科與人才的流竄，使得美國為主的性別理論分析走向常規化和機構化。<sup>39</sup> Mikdashi與Puar提出「酷兒研究作為美國研究」(queer theory as American studies) 這個概念，即是要試圖重新區域化(provincialize)以美國認識論作為基礎的酷兒理論。<sup>40</sup> 同樣地，2016年*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的特刊論壇「Area Impossible」中，Arondekar and Patel指出，酷兒理論的跨國轉向，並未達成徹底轉換全球南方與北方的權力關係，也慣性地忽略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中針對美國作為二戰後全球帝國的反思。<sup>41</sup>

<sup>38</sup> Currier, Ashley, and Thérèse Migraine-George, "Queer Studies/African Studies: An (Im) possible Transactio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22, no. 2 (2016), pp. 281-305.

<sup>39</sup> Sara Salem, "Intersection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Devon W. Carbado, "Colorblind intersectionality,"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8, no. 4 (2013), pp. 412-413.

<sup>40</sup> Maya Mikdashi, and Jasbir K. Puar, "Queer theory and permanent war," p. 218.

<sup>41</sup> Arondekar Anjali, and Geeta Patel, "Area impossible: Notes toward an introductio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22, no. 2 (2016), pp. 151-171.

Arondekar和Patel強調，酷兒理論和區域研究不該被視為兩個完全分隔的領域，而應該是具有巧合的「同構性」（isomorphic）。<sup>42</sup> 一方面，酷兒理論需要區域研究來重構其跨國轉向中，所遺留對於區域短視的想像，特別是對於英國殖民或者美帝國的單向分析，必須更擴大區域的歷史和時間性來包含其他帝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區域研究則可運用酷兒理論對於時間和空間的批判，重構冷戰以來、美國軍事知識體系所建立起對於地緣政治的既定想像，尤其是區域研究中規避的種族不平等問題。

隨著跨國主義架構的崛起，酷兒亞洲研究（Queer Asian Studies）也成為一個酷兒與區域研究結合的新興領域，致力於將上述亞洲經常被作為點綴酷兒理論「案例」的問題去殖民。亞洲研究中所重視的邊界遷徙、地緣政治、帝國主義，區域不平等以及全球化的議題，恰好使得「亞洲」與「酷兒」成為互相參照並相互建構的重要對象。Howard Chiang與Alvin Wong認為，這兩個概念基礎都必須建立在反本質化的敘述，「亞洲」並非無爭議的客觀地景敘述，而是不斷變遷並且帶有內部衝突的地理建構。<sup>43</sup> 從2000年初到現在二十年來，酷兒亞洲研究也從「地方性的小眾性別研究」發展成跨領域的研究科目與挑戰歐美主流酷兒理論的知識論。<sup>44</sup>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在2019年出版收錄了從2016年開始歷屆舉辦的「酷兒亞洲」研討會的書籍，記錄了此領域的研究取向轉向，從「跨國」（transnational）走向「解殖民」（decolonial）、單一帝國的分析（英、美）至多重共構的霸權，以及「亞洲」的詮釋也從顯著的「東亞」延伸至中東與南亞。<sup>45</sup> 李柏翰特別指出酷兒亞洲研究中的「國家」問題，並對國家形成永遠存在異性戀常規化的假設提出質疑，以庫爾德革命中的女性主義和臺灣酷兒運動的經驗來看，他認為性／別運動並無法與「國家」的議題全然切割，而重點是運動者該如何在與權力辯證並且協商的過程中，解殖被視為正典的、西伐利亞

<sup>42</sup> Arondekar Anjali, and Geeta Patel, "Area impossible: Notes toward an introduction," p. 154.

<sup>43</sup> Howard Chiang and Alvin K. Wong, "Asia is burning: Queer Asia as critique," *Culture, Theory, & Critique* 58, no. 2 (2017), pp. 121-126.

<sup>44</sup> Mark McLelland, "From Queer Studies on Asia to Asian Queer Studies," *Sexualities* 21, no. 8 (2018), p. 1274.

<sup>45</sup> J. Daniel Luther, and Jennifer Ung Loh, *Queer Asia: Decolonising and Reimagining Sexuality and Gender* (London, U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Westphalian) 定義的國家想像，而非僵化主權國家的本質定義。<sup>46</sup>

由解殖視角生產的酷兒區域研究，近年有更豐富超越「東西對立」架構的出版。在這個脈絡中，性／別的權力機制並非由二元的「帝國」與「地方」產生，而更著重於酷兒理論在應用時必須謹慎處理其交織的因素，不陷入「壓迫者」與「受害者」的扁平分析，或是對於「西方」的單一投射與想像。比如，酷兒區域研究與有色酷兒批判的結合，重視在地緣政治分析時，也必須同時連結到白人優越主義對殖民國家酷兒所造成的影響，以及跨國右翼主義如何連結種族主義與異性戀霸權論述，動員歐洲國家的反移民保守論述。<sup>47</sup> 不僅僅是跨區域的主體，跨越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多樣方法論，也促使當代酷兒理論的生產，比起初期純人文領域的酷兒理論辯證，帶來了更多樣與豐富的地方酷兒經驗與反抗，勾勒出全球南方酷兒如何挪用西方 LGBTQ 人權架構來爭取性／別權力，並藉由連結西方有色酷兒的運動，同時重塑被歐美中心主義綁架的人權概念。<sup>48</sup>

有鑑於此，如同 Arondekar 與 Patel 以上提出的酷兒理論與區域理論必須互相參照的論點，面對一個解殖脈絡下更加複雜並且多元的「西方」，我認為酷兒臺灣研究的當務之急，是面對該如何使用酷兒理論打散既定冷戰地緣政治所畫下的疆界與結構。在此，對於跨國（以及亞洲）的想像不再是如同陳光興在 *Asia as a Method* 中所建構的「帝國」與「地方」，<sup>49</sup> 而是內部具有多重殖民性與權力不平等的「地區」（region）。其中，被大量作為國族政治分析的「美—中—臺」框架，受到新自由主義、中國崛起、全球右翼轉向，以及新冠病毒疫情後的社會與環境變遷挑戰，不該再繼續被視作理所當然的二元意識形態架構，或是延續眼前被大量宣傳並複製的「新冷戰」的論

<sup>46</sup> Po-han Lee, "Queer Asia's body without organs in the making of queer/decolonial politics," in J. Daniel Luther & Jennifer Ung Loh, eds. *Queer Asia: Decolonising and Reimagining Sexuality and Gender* (London, U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pp. 219-241.

<sup>47</sup> Sandeep Bakshi, Suhraiya Jivraj, and Silvia Posocco, eds. *Decolonizing sexualities: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Oxford: Counterpress, 2016).

<sup>48</sup> Zowie Davy, Ana Cristina Santos, Chiara Bertone, Ryan Thoreson, and Saskia E. Wieringa,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Global Sexuali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20).

<sup>49</sup> Kuan-hsing Chen,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述。有別於二十世紀的美蘇冷戰，當代的中國並無法提供全球資本主義之外的新典範，因為在任何形式上，中國都是當下資本運作的核心環節。新冠肺炎的全球燃燒，以及右翼威權主義的跨國與跨區的流竄，都更加驗證了這個世代所面臨的危機，無法單靠中美其一政權或連線得到解決，而需要的是全球的部署與動員。綜觀上述，我在此提出兩點酷兒與區域研究因為全球局勢轉變而面臨的典範危機：其一是關於區域研究的商品化所促成的帝國文化外輸問題，其二則是批判理論在後冷戰時代與在地運動脫軌的不合時宜。

首先，如史書美所說，1990年代冷戰正式結束後，區域研究經歷了一場典範危機，隨著經濟自由化，西方人對於亞洲文化與語言的需求增高，區域研究在將文化商品化的過程中，重新找到學術的舞臺與延續力，但這樣的典範轉移過程，卻增長了歐美對非西方國家、以及非西方國家自身的東方主義，也因此持續地複製冷戰結構中的東西對立。<sup>50</sup> Rey Chow將這種非西方文化的固型化，包裝為進步知識並經由全球化輸入主流語境與知識生產的過程。稱之為「輝煌的多元文化主義」（glorious multiculturalism），<sup>51</sup>「國家」不僅僅被直接混合作為「文化」的代言，甚至經常性地透過非西方國家的菁英，重申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對於當地傳統文化的浪漫想像，加劇了右翼的國族主義。在這個東方主義所想像出的「亞洲」，從來都不是擁有自我陳述能力的區域，而必須成為對應「西方」的相反面，Chiang與Wong指出，「亞洲」也因此經常地被與最強勢的象徵符號——「中國」——劃上等號。<sup>52</sup> 這般的區域文化商品化，也帶來學術自由與安全上的危機。2004年開始，中國透過孔子學院在國際學術機構的拓展，即顯示了中國想要以國家單位來代表中華傳統文化發言，建立「漢族」傳統與「中國」的歷史合理性，並影響全球中的區域研究市場和監管國際知識生產，<sup>53</sup> 與輸

<sup>50</sup> Shu-mei Shih, "Theory in a Relational Worl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3, no. 4 (2016), pp. 722-746.

<sup>51</sup> Chow Rey, "Theory, Area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Issues of Pedagogy in Multiculturalism," in M. Miyoshi and H. D. Harootunian, eds.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12.

<sup>52</sup> Howard Chiang, and Alvin K. Wong, "Asia is Burning: Queer Asia as Critique," *Culture, Theory & Critique* 58, no. 2 (2017), pp. 121-126.

<sup>53</sup> Marcin Przychodniak, "The EU Needs to Face China's Threat to Academic Freedom," *China Observer* (2019.12.18). <https://chinaobservers.eu/the-eu-needs-to-face-chinas-threat-to-academic-freedom/> (2021.01.26 徵引).

出中國國家影響全球政治觀的「軟實力」。<sup>54</sup> 區域研究藉由文化商品化的後果，將國與國、乃至國家與人民之間的種族與階級不平等，轉譯為僅是文化層面的不同。這使得具有大國野心的中國，得以從中輸出抹平內部不平等後的大中華主義，將「華人」、「華人文化」納入「現代中國」的管轄範圍。這個現象，是區域研究典範危機和酷兒理論跨國轉向所共同面對的問題。酷兒臺灣的課題在於必須跳脫冷戰結構中的文化本質論，更精準地指出「華人」框架內的地緣政治抗爭以及族群與階級的不平等。

其次，酷兒研究和區域研究兩者對於冷戰的分析，多數偏重於意識形態，而容易忽略經濟與物質結構的層次。冷戰中「民主資本主義」（democratic capitalism）與「威權共產主義」（authoritarian communism）的對立，若沿用至今，容易造成在新自由主義後期、大國間的全球多邊主義下，國際企業與國家互利關係的誤判。即使這樣的二元思維在「新冷戰」下彷彿成為一種顯學，但卻是大國間較勁的認知與論述策略，與現實有相當大的距離。<sup>55</sup> 史書美認為，雖然六〇年代冷戰中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曾提供了反帝國與反殖民的激進政治可能性，影響了九〇年代的左翼臺灣學者，但在國際政治經濟典範轉移與臺灣本土的政治變遷過程中，多數臺灣左翼馬克思思想家卻附著於時光倒錯的、不符合現實政治狀態的「蘇聯式國際社會主義中國」。<sup>56</sup> 這也使得酷兒研究領域中興起的「後社會主義中國」框架，經常將「酷兒中國」去脈絡地浪漫化，當作西方性別霸權之外的激進選項。

作為英語語系中酷兒臺灣與區域研究的重要著作，Petrus Liu的*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將臺灣同志運動的蓬勃發展置入冷戰的地緣政治，<sup>57</sup> 他認為臺灣同運人士運用「同志人權」的論述將臺灣置入親美反中的位置，以凸顯在國際上被視為「壓迫人權」的當代中國有所不同，也藉此助長臺灣國族意識。Liu批判了當今臺灣主流的同志運動發展，他認為一種激進的、

<sup>54</sup> Jennifer Hubbert, *China in the world: An anthropology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Soft power, and Globaliz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sup>55</sup> Dai Jinhua, "The new Cold War? That is the question," *position politics* 5 (2021.04). <https://positionspolitics.org/the-new-cold-war-that-is-the-question/> (2021.05.30.徵引).

<sup>56</sup> Shu-mei Shih, "Theory in a relational world," p. 730.

<sup>57</sup> Petrus Liu, *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反自由主義與且反資本主義的「酷兒華人文化」（queer Chinese cultures）<sup>58</sup> 必須建立在容納馬克思主義思想、拒絕冷戰分裂的「中國」之上。他引述反對以普世人權論述支撐臺灣國族建構的酷兒理論家，比如何春蕤與劉人鵬的研究，作為建立「酷兒華人馬克思主義」（queer Chinese Marxism）知識生產的可能途徑；但在使用上述以臺灣為主的酷兒文獻來批判臺灣國族主義之餘，Liu卻不對中國國族主義或中國的性少數政治做相呼應的批判與分析，酷兒臺灣似乎只是邁向激進中國的跳板。撇開Liu先入為主地將臺灣與中國放入國共內戰論的「兩個中國」（two Chinas）之政治意識，是和當今臺灣國家主體論述相形遙遠不說，在書裡想像的「激進酷兒中國」之中，臺灣同志運動不僅僅被視為國家政權邁向右翼操弄的手段之一，針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與境內的階級不平等，也經常被當作純粹文化上的分析。挪用歐美為主的批判架構卻忽視臺灣脈絡之中的地緣政治現實，而認同實質上抽離本土脈絡的文化馬克思主義，我認為是當今酷兒理論與區域研究結合的一大問題，也使得貼近臺灣政治與運動脈絡的「酷兒左翼」反而無法體現與茁壯，永久地被置入國族先行的分析。換句話說，中美對立的二元冷戰脈絡，將當代中國作為酷兒激進的想像指標，變相地造成臺灣酷兒研究難以正面處理在地同志運動與多重跨國霸權交涉的策略與問題，而只能被放入「親美」對立「反中」的討論。上述近期發展的亞洲酷兒研究，及提供了一個酷兒臺灣可以策略性在「區域」的框架間穿梭的可能，拒絕單一指向的「西方帝國」與「東方在地」，更加重視區域間的種族、階級與性別的流竄。

#### 四、同性戀國族主義做為旅行理論

在這樣的冷戰區域分析視角下，酷兒臺灣之所以能夠成立，終究被歸因為其靠攏與美國為首的「民主資本主義」，並與中國「威權共產主義」切割的後果。這個分析上的慣例，在「同性戀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概念的挪用上特別明顯。Jasbir Puar提出「同性戀國族主義」的脈絡出現於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的美國，<sup>59</sup> 她認為美國帝國為了提高在全球治理的道德

<sup>58</sup> Petrus Liu, *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 p. 4.

<sup>59</sup> Jasbir K. Puar, *Terrorist Assemblages: Homonationalism in Queer Tim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Jasbir K. Puar, "Rethinking homo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5, no. 2 (2013), pp. 336-339.

性，將白人同志主體納入國家「良善公民」的領域，使得美國足以展現「多元文化」的一面，但同時間卻更暴力地排除了種族少數——尤其是穆斯林裔的種族少數——被附上「單一文化」、性別意識保守，與宗教狂熱的「恐怖主義份子」的標籤。性別少數不僅僅成為國家新納入的對象，也成為一項種族排除的邏輯。

在2010年初臺灣婚姻平權運動正式走入立法抗爭的階段開始，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國際關注，加上2014年太陽花運動的崛起，使得臺灣國族意識高漲，一部分轉譯上述酷兒理論對於國族政治批判的「左翼酷兒」學者，即應用了「同性戀國族主義」的概念，將「臺灣同志國族」網綁作為一個右傾的政治共同體，並將「酷兒中國」移借為一條拒絕同性戀國族主義、拒絕婚家的左翼酷兒政治出路。在此，我想強調的是這樣的理論挪用並非單是「酷兒左翼」的問題，反之這個概念在臺灣的同志圈中，造成了竄流於跨越意識形態的討論與辯證，恰好應證了「同性戀國族主義」成為酷兒體現國族焦慮的新途徑。Puar強調，同性戀國族主義並非比較「激進」於「保守」同志運動的基準點，而是全球化下，同性戀身份作為一種現代「性」（sexual modernity）的體現，也就是在跨國的語境中，同性戀的身份政治必定與國家的現代性與權力展演相連，比如，國家的「同志友善」（gay friendly）程度，成為其是否能參與國際政治與話語權的一個基準，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超脫這樣的現代「性」討論。但是若將同性戀國族主義錯判為可以無條件延伸、不需探究在地脈絡與角力的理論，反而會跌入「性特例主義」（sexual exceptionalism）的陷阱，也就是把現代「性」作為單一國際政治的參照，將同性戀的身份政治脫離於其他政治經濟或是區域地緣政治運作的考量。<sup>60</sup>

在臺灣，同性戀國族主義的挪用，因為慣性被置入於親美反中的冷戰架構，以至於侷限了對於臺灣同志身份政治與國族建構更多層次的討論。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在2016年邀請了美國酷兒學者Sarah Schulman，從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殖民與戰爭脈絡，來探討帝國如何收編同性戀作為國族主義的建構，並致力將「同性戀國族主義」與「粉紅清洗」這兩個相連概念移用來對臺灣民族主義的批判。這場講座命名為〈粉紅國族刑虐：從巴勒斯坦的恆久佔領看帝國主義與性別粉飾〉，主辦方寫道：「長期研究巴勒斯坦、反帝

<sup>60</sup> Jasbir Puar, "Rethinking homo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5, no.2 (2013), pp. 336-339.

反殖、酷兒抵抗等議題的在地與談人，將從臺灣渴望得到帝國認證的粉紅政治為論題，進而分析何以在這個島嶼內，同性戀國族主義成為民族主義取消階級的有效利器，從而使得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的雙戰結構更緊密牢固地鑲嵌於東亞的虛妄民主進步性。」<sup>61</sup> 在座談中，臺灣酷兒學者洪凌使用美國大使 Randy Berry、女同志立委候選人呂欣潔，以及美籍華裔男同志導演鄭伯昱的合照作為一個例子，論證「超國際的優勢同志共同體」是如何奠基於同性戀國族主義來運作，引發臺灣酷兒社群廣大的辯論。<sup>62</sup> 尤其是洪的發言中將臺灣同志運動比喻為「親美民粹」的路線，並指涉同運的發展連動了當時臺灣在地進步黨派推動的「反共」政策，包含「兩岸監督條款」的修正，意圖將不符合「愛國愛臺灣」的主體以「叛國」的名義入獄服刑。<sup>63</sup> 我認為，洪將同運與臺灣反共勢力的直接連結，除了欠缺實質論證、需要有更多田野資料的補充外，也驗證了臺灣同志運動與國族意識型態，在酷兒理論分析架構中所必然凸顯的衝突。比如，同運者所追求或抵抗的「國家」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若將同運扁平為親美、反共的單一政治表述或者國家想像，不僅塑造了「酷兒左翼」為單一被國家排除的他者，彷彿其他民間同志團體與國家沒有任何權力衝突，甚至與執政者裡應外合，也忽略了同運動圈內對於國族議題與國家狀態的多元意識形態與辯論。

同樣邏輯的論述，在洪凌2014年應用性／別框架批判太陽花運動時更為顯著。洪認為，有別於和「右翼臺獨」相互並行的臺灣同志公民運動，左翼酷兒是否能「肯定與承認複數的、自我定義的『怪胎中國人』？……這樣的『變種中國人』，無論在臺、中、港、澳或任何地區，必須嚴厲峻拒『愛國愛家愛妻小』之自我感覺極度良好、殘酷愚蠢的小資公民心態。」<sup>64</sup>

<sup>61</sup> 座談〈粉紅國族刑虐：從巴勒斯坦的恆久佔領看帝國主義與性別粉飾〉，《苦勞網》（2016.01.23），<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4463>（2021.05.30 徵引）。

<sup>62</sup> 〈粉紅國族刑虐：從巴勒斯坦的恆久佔領看帝國主義與性別粉飾〉座談發言稿，《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6.03.05），<http://sex.ncu.edu.tw/activities/2016/0305/PDF/20160305%20%E7%B2%89%E7%B4%85%E5%9C%8B%E6%97%8F%E5%88%91%E8%99%90%E5%AF%A6%E9%8C%84.pdf>（2021.05.30 徵引）。

<sup>63</sup> 〈粉紅刑虐與帝國粉飾〉，《苦勞網》（2016.01.23），<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4463>（2021.05.30 徵引）。

<sup>64</sup> 洪凌，〈「對太陽花說不！」：左翼酷兒的性／別家國詰難〉，《思想》27期（2014），頁268。

洪認為，「怪胎」或「變種」的中國人，不僅僅和「左翼酷兒」同為社會主義的生命連結，也是當今實踐馬克思主義反生殖政治——所謂「不家庭」路線——的唯一可能。<sup>65</sup> 在此，酷兒臺灣不但被視為沒有任何基進政治潛力的意識形態，甚至是在太陽花運動中淪落為「臺灣國族主義的『僕從』和『幫手』」。<sup>66</sup> 二元分化的「左翼統一」與「右翼臺獨」的角力之下，酷兒臺灣被置入「同性戀國族主義」邏輯的一種「同性戀種族主義」（gay racism），抹滅了酷兒臺灣作為一種社會運動以及新型的集體，是對臺灣國族意識的一種反思與批判能力，也無視酷兒臺灣對於擴充現有公民權所扮演的必要性。卡維波（甯應斌）在2016年〈粉紅國族刑虐〉座談後，回應我當年對於移用同性戀國族主義與粉紅清洗的疑慮，<sup>67</sup> 雖然他同意不能直接將臺灣國族主義納入完全已經進入同性戀國族主義的狀態，但他認為，臺灣正在經驗一種相似同性戀國族主義邏輯的「道德進步主義」，而道德的清洗，追根究底來自於「臺灣的激進派沒有西方左派與自由派之現代性知識範式以外的理論」，這是他推崇「中國作為理論」的動機。<sup>68</sup> 換句話說，這類冷戰框架中的兩岸酷兒論述，並不認為酷兒臺灣有任何政治修復的空間，而必須轉向如甯應斌（卡維波）所言「重新定義中國（人）」的左翼「中國派」政治出路，才得以與甯認為的「撕裂社會的準內戰」自由派路線做出區別。<sup>69</sup>

依序同一類邏輯，Travis Kong在臺灣、香港與中國三方的同志運動分析之中，指出臺灣的同性戀國族主義，源自於臺灣善於將自己視為面對中國「邪惡他者」（the evil other）的「受害者」形象，<sup>70</sup> 鞏固以自由主義為基準的同性戀國族，並以美國反恐脈絡之下對於穆斯林裔建立的負面形象，和

<sup>65</sup> 洪凌，〈「對太陽花說不！」：左翼酷兒的性／別家國詰難〉，頁270-271。

<sup>66</sup> 洪凌，〈「對太陽花說不！」：左翼酷兒的性／別家國詰難〉，頁261。

<sup>67</sup> 劉文，〈重申「同性戀國家主義」與「粉紅清洗」：超越冷戰結構的帝國慾望？〉，《破土》（2016.03.09）<https://newbloommag.net/2016/03/09/taiwan-homonationalism-zh/>（2021.05.30 徵引）。

<sup>68</sup> 卡維波，〈粉飾同志國族主義之後〉，《苦勞網》（2016.03.24）<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84848>（2021.05.30 徵引）。

<sup>69</sup> 甯應斌，〈中國作為理論：中國派的重新認識中國〉，《開放時代》1期（2016），頁111。

<sup>70</sup> Travis S.K. Kong, "Transnational Queer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Sexual Identity and Civic Political Activism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0, no. 5 (2019): pp. 1914-1915.

中國人所遭遇的抹黑作為類比。他並且將香港的同志運動歸類為「較為脆弱的同性戀國族主義」（a weaker version of homonationalism），只關切個人的權利和維持去政治化的同志文化，並藉由右翼的國族主義與中國大陸劃分出界線。<sup>71</sup> Kong以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中，臺灣人和香港人將中國崛起作為「外敵」威脅為例，來證實臺灣和香港同志主體性中的「邪惡他者」與「受害者」的對立。但是這樣的比喻，不僅沒有將中國政府對於領土主張的脅迫關係造成港、臺緊繃的政治現實，納入當代地緣政治的分析中，而附和了甯認為同志運動中的自由主義，即是中國「準內戰」之概念，也將臺灣一個國際上缺乏政治資源的國家，與美國作為一個實質上的全球帝國作為等同位置的參照。再者與上述洪的論文相同，<sup>72</sup> Kong也將政治路線多元甚至分歧拼裝而成的酷兒臺灣，<sup>73</sup> 置入單一「國族右翼」的路線。

此型態的酷兒與區域研究的結合，我認為，誤判了臺灣和香港同志運動連結本土民主化運動的動力，<sup>74</sup> 並非單一倚賴「境外勢力」與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所達成，忽略了臺灣和香港同志運動所交涉的跨國西方論述，並不只有性的自由主義（sexual liberalism），而也必須反抗以美國為基點的宗教右翼的性保守觀點。香港，尤其是美國宗教保守主義論述在1990年代首先落地傳播的華語語系據點，之後再用相同的手法輸入臺灣打擊同運。<sup>75</sup> 換句話說，東西對立的分析，除了本質化「亞洲」，也將「西方」被扁平為性別自由主義與現代性的象徵，忽略其中複雜性別保守的跨國輸出。這樣的酷兒論述，也經常抹滅了酷兒臺灣作為華語語系中的重要傳播角色，互相牽制並激

<sup>71</sup> Travis S.K. Kong, "Transnational Queer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Sexual Identity and Civic Political Activism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p.1919.

<sup>72</sup> 洪凌，〈「對太陽花說不！」：左翼酷兒的性／別家國詰難〉，頁268。

<sup>73</sup> Po-han Lee, "Queer activism in Taiwan: An Emergent Rainbow Coalition from the Assemblage Perspectiv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5, no. 4 (2017), pp. 682-698.

<sup>74</sup> Ming-sho Ho, "Taiwan's Road to Marriage Equality: Politics of Legalizing Same-sex Marriage," *The China Quarterly* 238 (2019), pp. 482-503; Yun Fan, *Social Movements in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ition: Linking Activists to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sup>75</sup> Ke-hsien Huang, "'Cultural War' in a Globalized East: How Taiwanese Conservative Christianity Turned Public during the Same-sex Marriage Controversy and a Secularist Backlash,"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4, no. 1 (2017), pp. 108-136.

勵華語語系社會——特別是中國與香港——的同志運動。<sup>76</sup> 同性戀國族主義去脈絡地應用，反而將更為多元、並且多邊角的華語語系（反）同志運動之間的關聯，用冷戰式的二元對立分割並歸類。

即使如此，這種具有特例時間性的冷戰框架，仍是不厭其煩地在酷兒語境中漫遊，並被複製用來分析當代國際語境中的酷兒臺灣，因為它們能夠即時地與歐美為主的論述接軌，套入反國族主義的「速食左翼」架構。這個現象也使得更強調內部多樣性的本土酷兒臺灣研究，較少凸顯在國際與英語語境中，將酷兒臺灣扁平為單一民族、意識形態的性別自由主義主體（liberal sexual subject）。換句話說，我認為依附此項二元結構的酷兒臺灣地緣政治分析，多數落入跨國轉向中的知識論限制，將臺灣作為一個點綴酷兒理論知識生產的「個案」，或甚至是複製為上述區域研究商品化所遺留的問題，將當代酷兒臺灣網綁在舊冷戰的意識形態中。同時這樣的架構容易變相地浪漫化「後社會主義的中國」來作為酷兒的烏托邦，將當下的臺灣（以及香港）社會運動與其批判中國霸權的政治訴求，直接匡列為「保守」和「民粹」。

換句話說，即使是批判帝國的跨國轉向以及與區域政治結合的酷兒研究，仍不可避免地延續歐美中心主義的框架，或者由歐美對立的「想像的中國」作為論述基礎來看待酷兒臺灣，這並不僅僅是臺灣人文學界「左翼」特例的問題，更是西方左翼自從二戰後，長期將中國作為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對立替代，建構出的另一種形式的西方論述霸權（discursive hegemony）。<sup>77</sup> 史書美認為，中國被理論化而塑造出的特例性，並非實則「反帝國」，而是西方論述霸權的一體兩面，也使得臺灣研究被西方左翼的論述長期邊緣化。同樣地，在這項酷兒理論的脈絡下，臺灣的地緣政治雖被納入分析考量，卻成為歐美酷兒理論可以去脈絡的依據，而非具有在地能動性的主體。至於「中國」是否能作為歐美之外的另一種激進想像的參照？我認為作為知識生產者，的確必須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但這個動機必須納入對

<sup>76</sup> Wen Liu, Ana Huang, and Jingchao Ma, "II. Young Activists, New Movements: Contemporary Chinese Queer Feminism and Transnational Genealogies," *Feminism & Psychology* 25, no. 1 (2015), pp. 11-17.

<sup>77</sup> Yu-cheng Lee, Shu-mei Shih, and Kim Tong Tee, "Critical Issues in Sinophone Studies: A Dialogue between Shu-mei Shih and Kim Tong Tee, Moderated by Yu-cheng Lee,"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5, no. 2 (2019), pp. 171-193.

於時間性的思考，脈絡化社會運動者必須面對的多重政治角力與現實，而非將「臺灣國族」作為一個已經塑型完整的、本質化的單位，成為進步政治與思想的對立。相對地，若過於強調酷兒臺灣有別於歐美中心的理論複製，實則亦落入同樣的東西對立視角。我在下一個章節將提出近期酷兒臺灣的知識生產如何處理這個矛盾。

## 五、重構酷兒臺灣戰（暫）時時間

無論在跨國視角或酷兒與區域研究的結合之下，酷兒臺灣仍經常落入上述的困境，那又該將它放置於哪一個空間來作為分析？首先，近期「酷兒亞洲」<sup>78</sup>與「華語語系研究」<sup>79</sup>重構區域主義所提倡的批判要點，不單單只將「美國帝國主義」與「東西文化差異」作為理所當然的比對與分析客體，而是更重視區域間種族與階級的不平等關係，建立以物質為基礎的批判，而不拘泥於表層意識形態的分析。這個層面的臺灣酷兒研究，比如臺灣酷兒中的階級問題，<sup>80</sup>或者原住民跨性別研究，<sup>81</sup>開啟在性／別之外的交織分析架構，挑戰區域研究內部國族與文化的扁平性。重新思考區域的定位，不再以中國或美國作為比較臺灣的基準點，望向殖民國家與帝國間的「互為參照」，<sup>82</sup>反而能夠鬆動冷戰分析架構中「東西」／「中美」二元對立的迷思。這樣的視角，呼應1995年《島嶼邊緣》〈色情國族〉特刊對於酷兒臺灣的反思，從性別對於國族修復詮釋的主體意識上，找出邊緣性主題生存的空間。另外，在酷兒文化分析上，王君琦與鄭芳婷<sup>83</sup>也相繼指出在臺語影片與臺灣劇場之中，並非透過「反中國」，而是以諷諧的手法扭轉「大中華主

<sup>78</sup> Chiang and Wong, "Asia is Burning: Queer Asia as Critique," pp. 121-126.

<sup>79</sup> Chiang and Wong, *Keywords in Queer Sinophone Studies*, pp. 1-15.

<sup>80</sup> 紀大偉，〈愛錢來做伙〉，《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3期（2013），頁1-46。

<sup>81</sup> 林文玲，〈部落「姊妹」做性別：交織在血親、姻親、地緣與生產勞動之間〉，《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6期（2012），頁51-98。

<sup>82</sup> 陳佩甄，〈以誰作為方法？：從文化研究、亞洲研究到臺灣研究〉，《文化研究》29期（2019），頁196-205。

<sup>83</sup> 王君琦，〈從臺灣當代同志電影再探取曝美學：以《豔光四射歌舞團》、《十七歲的天空》為例〉，《蕪土吾民：2012年文化研究會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2.01.07-08）；Fan-Ting Cheng, "Towards a Queer Island Disidentification of Taiwan: Golden Bough Theatre's Pirates and Formosa," *Third Text* 28. no. 4-5 (2014), pp. 427-441.

義」，結合在地臺灣文化以及文化弱勢主體，重新詮釋自身的臺灣身份認同。作為當代眾多且多元的酷兒臺灣研究發展，這些例子有別於中美對立的冷戰架構敘述，積極地尋找不需依賴「重新詮釋中國」或者「社會主義共同體」之下的酷兒論述出路。

而在上述我稱之為「解殖酷兒臺灣」的論述路線之外，酷兒臺灣與地緣政治之間的緊張關係，我認為不能單一依靠區域研究的架構去解決，而必須納入對於時間性（temporality）的分析。這裡所指的時間性包含了六〇年代冷戰中崛起的批判理論，以及對於威權主義四起的全球現況分析的不合時宜，還有酷兒理論作為旅行理論的現狀。史書美認為，旅行理論不只是透過跨越區域的流竄，更是具有時間性的作用，特別是理論傳播的速率。<sup>84</sup> 臺灣作為邊陲的國家，傾向快速地壓縮並吸收西方的理論，造成脈絡化的不夠徹底，以及過於重視意識形態而非物質分析的問題。在近年臺灣同性婚姻立法的辯論中，我即提出了酷兒左翼引用歐美酷兒理論與反對同性婚姻立法，作為反對婚權基準的「酷兒左翼」所製造的「超英趕美」問題。<sup>85</sup> 雖然酷兒「不家庭」的左翼路線，<sup>86</sup> 如同2014年美國為主的「反對平權」（Against Equality）的反國族酷兒政治，<sup>87</sup> 渴望提出臺灣同志運動與馬克思理論結合的可能，若與臺灣本土運動脫軌、著重理論上的思辨卻未蔓延成實質政治動能，反而容易弄巧成拙，成為跨國反同志意識形態連結本土保守勢力，對抗臺灣同志權利爭取的反動力量，或者成為附和新自由主義論述中反對社會福利權利的極端個人主義。

如史所言，歐美理論由於冷戰時期的時間壓縮，輸入臺灣學術圈時產生了與本土運動脫離的問題，至今仍影響著臺灣的知識典範。<sup>88</sup> 在歐美霸權的影響之外，當代的酷兒臺灣也必須得應對中國新左派思想中，「反（美）帝國」概念的快速傳播與在本土的轉譯。全球疫情之下，美國與中國兩國右翼勢力的加速，也使得知識生產上必須「選邊站」的壓力更加劇烈。但也是因

<sup>84</sup> Shu-mei Shih, "Theory in a Relational World," pp.736-737.

<sup>85</sup> 劉文，〈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應用倫理評論》58期（2015），頁101-128。

<sup>86</sup> 洪凌、王穎中，《想像不家庭：邁向一個批判的異托邦》（臺北：蓋亞，2019）。

<sup>87</sup> Ryan Conrad, ed. *Against Equality: Queer Revolution, Not Mere Inclusion* (Oakland: AK Press, 2014).

<sup>88</sup> Shu-mei Shih, "Theory in a Relational World," p. 730.

為酷兒臺灣無法被即時放在任何框架中解讀的地域未定性，我認為反而可以讓酷兒臺灣「逗留」在多邊發展的可能性，拒絕「中國」對立「西方」、「基進」對立「反動」的二元典範，像是我在上述提到的近年人文社會科學走向多樣知識論和方法論，並且在實際的政治連結層面，與其他國族未定之地——香港——建立含有迫切時間感的「命運共同體」。在威權主義加速散播的當下，酷兒臺灣的優勢在於能夠去重塑知識生產的「慢工」，重視內部的多樣性與階級、族群的不平等，以及即使緩慢卻持續深耕在華語語系社會、甚至更廣域的酷兒聯盟。

因為處於國界的邊陲，酷兒臺灣的「進步性」一直仍處於國際定義的曖昧狀態，也使得她尚未被完全地包含在現代「性」的領域之中，比如我在前段提到的關於臺灣同性婚姻立法後的《紐約時報》報導，臺灣究竟要成為「什麼樣的亞洲第一」？同性婚姻的立法，並不能表述酷兒臺灣性別政治上的「進步」。立法之後，性／別運動內部也不斷地反思關於酷兒／跨性家庭的生殖權以及同性外籍伴侶的政策欠缺，促使酷兒理論者得爬梳漢人定居殖民主義國族建構中的性別問題，拒絕單一政治正確的表述。因此，無論是從所謂「左翼」或「右翼」的意識型態觀點，將臺灣酷兒運動作為同質化的政治體與時間凝固的批判，實質上即是對於酷兒運動緊密連動進行中的臺灣民主運動進程，有極深的誤判和誤讀。<sup>89</sup> 換句話說，如同酷兒理論與區域研究交織的主張，酷兒臺灣的確必須放入區域研究的脈絡思考，但這個地緣脈絡不能單純依靠冷戰的二元邏輯，而必須納入因為威權統治歷史所延伸出的異質性，包含漢本位的異性戀霸權主義以及定居殖民性所助長的婚姻本質論、國際政治上臺灣國族未定論的焦慮，以及在亞際區域中與各個後殖民體系的互相參照。從垂直卻斷裂的歷史軸線理解酷兒臺灣的生長、蔓延與對威權的抵抗，而非執著於塑立酷兒臺灣成為「西方」的絕對反面，才能夠紓解當下在酷兒研究之中，慣性以單一時間表現、去脈絡的性別地緣政治比較，或者防止掉入「中國特例主義」的詮釋陷阱。

跳脫地域的疆界，從時間性來理解臺灣，我們該怎麼看待一個永遠處於戰爭的焦慮與備戰狀態的酷兒生存狀態？時間修復的視角，除了審視臺灣殖

<sup>89</sup> 李柏翰，〈婚姻平權及親密公民權的爭戰：一個眾多霸權論述共構的場域〉，《臺灣人權學刊》5期（2019），頁173-185。

民的多重交織，在「帝國」與「在地」的後殖民視角中，納入漢人定居殖民主義的批判，重新閱讀冷戰時期「美—中—臺」三方之外的參照，也包含對於當代酷兒臺灣國族焦慮，由主體視角以及在地運動脈絡出發的經驗分析與關懷。例如，2018年的反同志「愛家公投」案合併九合一大選，為在短時間內有效推動全國性的反同論述，反同保守勢力連結泛藍黨派，將「愛家」、「婚姻」，與「中國認同」（中華傳統文化）三者連結包裝，使得國族議題成為同志團體必須正面迎接的問題。不僅僅是表態支持「九二共識」的國民黨直轄市市長候選人——支持反同的愛家公投，多數由基督教「國語教會」組成的反同團體更是積極地擁抱中國夢，用聖經中「末世」的預言詮釋臺灣必須走向與中國統一或「和解」的論據。<sup>90</sup> 由於選舉黨派動員促成的性別與國族議題互相激化的特殊時間性，使得同志團體在壓迫的時間中，必須處理內部對於統獨議題以及黨派偏好存有的高度異質性。陳彥仁指出，由於當年動員反愛家公投連署的同志團體（比如婚姻平權大平臺），仍決議以性別議題作為最大公約數，並與少數支持婚姻平權的泛藍政治人物合作，使得同志社群內部的網路討論反而大量地以詼諧和荒謬的方式，透過迷因與梗圖的次文化，嘲諷親中與泛藍政營自我矮化臺灣國家地位，在面臨升溫的中國武統威脅下，獨特的酷兒臺灣形成了我在此所稱的「戰時主體」。如同陳的論點，在此狀態之下急迫形成的酷兒臺灣，並非常規的、正典的，或具有規範性的國族論述，而為諷刺主流政治荒腔走板的言論，以及轉化同志創傷經驗的修復國族想像。<sup>91</sup> 這樣的主體性，挪用了多方的政治養分，除了策略性地使用人權論述作為抵抗恐同的語境，納入本土解殖、去華的次文化脈絡，也透過與香港民間民主運動抵抗北京威脅的情感聯繫，想像新的酷兒臺灣（暫時）共同體。

自跨國轉向以來，由於歐美酷兒理論必須反思自身（美國）國族主義所造成的全球不平等問題，因此將酷兒論述與國族主義鑲入對立的關係（queer theory as anti-statism）。這也使得酷兒臺灣的知識生產，因著時間

<sup>90</sup> 喬瑟芬，〈動員力驚人的臺灣反同教會，與中美的千絲萬縷關係〉，《端傳媒》（2018.11.30），<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130-opinion-taiwan-referendum-marriage-equality-us-china-factor/>（2021.05.30 徵引）。

<sup>91</sup> 陳彥仁，《邁向當代酷兒荒謬：臺灣當代大眾文化生產中的國族與性別政治》（臺北：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的緊縮，大量地引用相似的邏輯來批判臺灣國家意識作為完全「反動」或「保守主義」的動能。但是有別於歐美酷兒的優勢可以站在理論上較高的結位置批判（美國）國族，「國家」對於酷兒臺灣主體的重量，是否正好反映了在臺海局勢對峙之下，它成為了一個處於戰（暫）時狀態的防衛身體？如同Mikdashī與Puar所言，戰爭成為國際酷兒政治必須理論化的政治現實，<sup>92</sup>特別是對於中東區域研究下的酷兒主體，使用單一的「性／別」架構去理解中東的酷兒壓迫，無法處理戰爭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現實狀態。換句話說，面對中國威權的擴張，「國家認同」成為酷兒臺灣無法忽視的政治現實與議題，與其要求酷兒臺灣主體「超越」國族的想像，或者如同歐美酷兒運動站在國家勢力的對立面，與國家協商並爭奪權利，並且連結其他泛民主化和轉型正義運動為酷兒臺灣戰時、也是暫時的必要的策略。拒絕面對國家政治、堅決站在國家權力的對立面，或者甚至另外尋求「酷兒中國」為想象中的烏托邦，都無法解決酷兒臺灣所面對的多面向霸權問題，更無法反思臺灣內部的漢人定居殖民性。

在1995年《島嶼邊緣》刊物之〈色情國族〉的編輯報告中，曾簡短地展開了國族認同並非是單純的內部問題，而是酷兒臺灣對外面對國際的必要，拋下了一個國族與性別的引題，卻曖昧不給解答：「今年夏天先有『我是中國人』遊行，後有『我是臺灣人』遊行。接著又有加入聯合國的爭議。」<sup>93</sup>二十多年後的現在，酷兒臺灣仍是必須處理同樣的議題。地域定位的問題，不僅僅是關於我們該如何處理內部認同的分歧，更是我們要以什麼樣的主體面對國際？主流國際政治的競爭，終究會加強「現代國家」論述的框架，並將臺灣以及性少數更加地邊緣化。酷兒臺灣無法依賴「加入聯合國」或是「被國際看見」的訴求解決自身時空的荒謬和矛盾，或許酷兒臺灣的曖昧與混雜，正是她創造彈性及多元政治途徑的可能，即便這些連結必定具有一定的時效性，如同任何社會運動的崛起與殞落。在這篇文章中，透過對於歐美酷兒理論脈絡與地緣相關問題的爬梳，在人文社會科學對於酷兒臺灣內部多樣性的重要慢工之外，也急須建構新的分析架構，與具有跨國連線

<sup>92</sup> Maya Mikdashī, and Jasbir K. Puar, "Queer Theory and Permanent War," p. 219.

<sup>93</sup> 新邪人類五人小組／悲筆、夏柳、菽蕓、陶雁、柯梧編輯，〈色情國族〉，《島嶼邊緣文化季刊》14期（1995），頁3，<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amative/index.htm>（2021.05.30 徵引）。

政治潛能的在地運動策略，才能正面回應歐美中心酷兒批判所延伸的困境，並具有主體「戰略」意識地讓酷兒臺灣能參與國際議題的討論，而非設立新的「非西方」區域特例論。從殖民、全球愛滋病危機、解嚴、全球化之下的同志運動，乃至中國崛起後延伸的知識與政治典範轉移，這些時間並非線性，而是不斷交織、重疊，並列存在於當今酷兒臺灣的內部動能之中。臺灣國家定位的矛盾，在面對冷戰地緣框架的分析已趨飽和，更因為在中美搶奪「新冷戰」話語權所造成的地緣政治空間擠壓之下，再次落入二元對立視角。若我們在酷兒的知識生產上，要防堵被過於扁平、單向的國族論述收編——無論是「右翼建國論」或是「左翼反國族」——則必須重新建構酷兒臺灣面臨多方帝國角力的「戰時時間軸」，以及重塑國家想像形成的游擊式抵抗「暫時共同體」。唯有正面迎擊酷兒臺灣在國際政治空間以及學術生產上的壓縮，才能邁向多邊連線政治的可能，以及她更多樣的過去和未來。

## 引用書目

- 王君琦，〈從臺灣當代同志電影再探敢曝美學：以《豔光四射歌舞團》、《十七歲的天空》為例〉，《蕪土吾民：2012年文化研究會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12.01.07-08）。
- 卡維波，〈「中國作為理論」之前〉，《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02期（2016），頁257-284。
- 李柏翰，〈婚姻平權及親密公民權的爭戰：一個眾多霸權論述共構的場域〉，《臺灣人權學刊》5期（2019），頁173-185。
- 林文玲，〈部落「姊妹」做性別：交織在血親、姻親、地緣與生產勞動之間〉，《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6期（2012），頁51-98。
- 紀大偉，〈愛錢來做伙〉，《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3期（2013），頁1-46。
- ，《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臺北：聯經，2017）。
- 洪凌，〈「對太陽花說不！」：左翼酷兒的性／別家國詰難〉，《思想》27期（2014），頁257-274。
- 想像不家庭陣線著／洪凌、王顥中主編，《想像不家庭：邁向一個批判的異托邦》（臺北：蓋亞，2019）。
- 陳光興，〈國族主義與「去殖民」：評「陳昭瑛／臺灣的本土化運動論戰」〉，《島嶼邊緣文化季刊》14期（1995），頁26-28。
- 陳彥仁，《邁向當代酷兒荒謬：臺灣當代大眾文化生產中的國族與性別政治》（臺北：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 陳佩甄，〈Queer That Matters in Taiwan——以翻譯造就的臺灣酷兒〉，《文化研究月報》45期（2005），<http://nccur.lib.nccu.edu.tw/handle/140.119/115649>（2021.10.18徵引）。
- ，〈以誰作為方法？：從文化研究、亞洲研究到臺灣研究〉，《文化研究》29期（2019），頁196-205。
- ，〈我們從未離開島嶼及邊緣：回望《島嶼邊緣》〉，《新活水》，<https://www.fountain.org.tw/issue/magazine-hyper-enlightment/isle-margin>（2021.05.30徵引）。
- 喬瑟芬，〈動員力驚人的臺灣反同教會，與中美的千絲萬縷關係〉，《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130-opinion-taiwan-referendum-marriage-equality- us\\_china-factor/](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130-opinion-taiwan-referendum-marriage-equality-us_china-factor/)（2021.05.30徵引）。
- 甯應斌，〈中國作為理論：中國派的重新認識中國〉，《開放時代》1期（2016），頁95-117。
- 新邪人類五人小組／悲筆、夏柳、荻蒺、陶雁、柯梧編輯，〈色情國族〉，《島嶼邊緣文化季刊》14期（1995），<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amative/index.htm>（2021.05.30徵引）。
- 趙剛，〈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新興民族」——從許信良的新書看臺灣民族主義論述的轉

- 變》，《島嶼邊緣文化季刊》14期(1995)，頁29-41。
- 趙彥寧，〈老T搬家：全球化狀態下的酷兒文化公民身分初探〉，《臺灣社會研究季刊》57期(2005)，頁41-85。
- 劉文，〈酷兒左翼「超英趕美」？「同性戀正典化」的偏執及臺灣同志運動的修復詮釋〉，《應用倫理評論》58期(2015)，頁101-128。
- ，〈重申「同性戀國家主義」與「粉紅清洗」：超越冷戰結構的帝國慾望？〉，《破土》，<https://newbloommag.net/2016/03/09/taiwan-homonationalism-zh/> (2021.05.30 徵引)。
- Adamczyk, Amy and Cheng Yen-hsin Alice. "Explaining Attitudes about Homosexuality in Confucian and Non-Confucian Nations: Is there a 'Cultural' Influenc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51 (2015), pp. 276-289.
- Arondekar, Anjali, and Geeta Patel. "Area impossible: Notes toward an introductio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22, no. 2 (2016), pp. 151-171.
- Bakshi, Sandeep, Jivraj Suhraiya, and Posocco Silvia, eds. *Decolonizing Sexualities: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s, Critical Interventions*. Oxford: Counterpress, 2016.
- Bao, H. *Queer comrades: Gay identity and Tongzhi activism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openhagen, Denmark: Nias Press, 2018.
- Berlant, Lauren, and Warner Michael. "Guest column: What does queer theory teach us about X?," *PMLA* 110 no. 3 (1995), pp. 343-349.
- Bond, Michael Harris, e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hinese Peop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Brainer, Amy.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9.
- Carbado, Devon W.. "Colorblind intersectionality,"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8, no. 4 (2013), pp. 811-845.
- Chen, Kuan-hsing.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Cheng, Fan-ting. "Towards a Queer Island Disidentification of Taiwan: Golden Bough Theatre's Pirates and Formosa," *Third Text* 28, no. 4-5 (2014), pp. 427-441.
- Chiang, Howard, and Wang Yin, eds. *Perverse Taiwa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Chiang, Howard, and Wong Alvin K.. "Asia is Burning: Queer Asia as critique," *Culture, Theory & Critique* 58, no. 2 (2017).
- Chiang, Howard, Wong Alvin K., eds. *Keywords in Queer Sinophone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 Chou, Wah-shan,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 "Homosexual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ongzhi in Chinese societies," *Journal*



- Confucianism,”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 (1999), pp. 163-183.
- .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2.
- Kong, Travis S.K. “Transnational queer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sexual identity and civic political activism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0, no. 5 (2019), pp. 1904-1925.
- Koo, Fung Kuen, Chow Eric P. F., Gao Liangmin, Fu Xiaoxing, Jing Jun, Chen Liang, and Zhang Lei. “Socio-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HIV among gay men in rural China,”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6, no. 3 (2014), pp. 302-315.
- Kwok, Diana K., and Wu Joseph. “Chinese attitudes towards sexual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iatry* 27, no. 5 (2015), pp. 444-454.
- Lee, Po-han. “Queer activism in Taiwan: An emergent rainbow coalition from the assemblage perspectiv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65, no. 4 (2017), pp. 682-698.
- . “Queer Asia’s body without organs in the making of queer / decolonial politics,” in J. Daniel Luther & Jennifer Ung Loh, eds. *Queer Asia: Decolonising and Reimagining Sexuality and Gender*, pp. 219-241. London, U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 Lee, Yu-cheng, Shih Shu-mei, and Tee Kim Tong. “Critical Issues in Sinophone Studies: A Dialogue between Shu-mei Shih and Kim Tong Tee, Moderated by Yu-cheng Lee.”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45, no. 2 (2019), pp. 171-193.
- Liu, Liang-ya. “Queer theory and politics in Taiwan: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re) production of queerness in and beyond Taiwan lesbian/gay/queer activism,” *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4 (2005), pp. 123-154.
- Liu, Petrus. “Why does queer theory need China?,” *Positions* 18, no. 2 (2010), pp. 291-320.
- . *Queer Marxism in two China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Liu, Wen, Huang Ana, and Ma Jingchao. “II. Young activists, new movements: Contemporary Chinese queer feminism and transnational genealogies.” *Feminism & Psychology* 25, no. 1 (2015), pp. 11-17.
- Luther, J. Daniel, Loh Jennifer Ung. *Queer Asia: Decolonising and Reimagining Sexuality and Gender*. London, U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 Martin, Fran. *Situating sexualities: Queer representation in Taiwanese fiction, film and public cultur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 McLelland, Mark. “From Queer Studies on Asia to Asian Queer Studies,” *Sexualities* 21, no. 8 (2018), pp. 1271-1275.
- McRuer, Robert. *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 New York City: NYU Press, 2006.

- Mikdash, Maya, and Puar Jasbir K. "Queer theory and permanent war,"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22, no. 2 (2016), pp. 215-222.
- Przychodniak Marcin. "The EU Needs to Face China's Threat to Academic Freedom," *China Observer*. <https://chinaobservers.eu/the-eu-needs-to-face-chinas-threat-to-academic-freedom/> (2021.01.26 徵引).
- Puar, Jasbir K.. *Terrorist Assemblages: Homonationalism in Queer Tim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Rethinking homo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5, no. 2 (2013), pp. 336-339.
- Ramszy, Austin. "Taiwan Legislature Approves Asia's First Same-Sex Marriage Law," *The New York Times*, 2019.05.17,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17/world/asia/taiwan-gay-marriage.html>. (2021.05.30 徵引).
- Rocha, Leon Antonio. "What's queer versus ars erotica: Foucault, van Gulik, Needham,"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42, no. 3 (2011), pp. 328-343.
- Said, E. W.. "Traveling theory," in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pp. 226-24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 "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 in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ssays*, pp. 436-452. London: Granta Books, 2001.
- Salem, Sara. "Intersection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Intersectionality as traveling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25, no. 4 (2018), pp. 403-418.
- Sedgwick, Eve. 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Shih, Shu-mei. "The concept of the Sinophone," *PMLA* 126, no. 3 (2011), pp. 709-718.
- . "Theory in a relational worl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3, no. 4 (2016), pp. 722-746.
- Sommerville, Siobhan. B. *Race and the inven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Queering the colorli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Stoler, Ann Laura.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Wang, Frank T.Y., Bih Herng Dar, and Brennan David J. "Have they really come out: Gay men and their parents in Taiwan,"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1, no. 3 (2009), pp. 285-296.

